

帕尼乌姆 - 第八号

第三线概览

Jeff Pippenger

2025-03-17

塞琉古三世·刻劳诺斯曾于公元前226年至公元前223年短暂在位为王,随后被刺杀或在神秘情况下死亡.塞琉古三世是安条克三世的直接前任.这两位兄弟代表第十节中的“儿子”,并在1989年代表里根和布什.

但他的儿子们必起来,招聚众多大军;其中必定有一人前来,涨溢而过,穿越而行;随后他必再回来,奋起,直逼他的堡垒.但以理书11:10.

第十节是第三行,代表1989年的“末时”.它与第十一章第四十节和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相呼应.这三节经文之间的联系表明,第十一节代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其中普京和泽连斯基是第十一节所阐述的“拉菲亚战役”中的对立双方.第十二节指出乌克兰战争的后果以及普京的结局.第十三至十五节是“帕尼翁战役”.

第十节的主题是“末时”.按照与“末时”真理解封相关的原则,这一节经文虽仅一节,却呈现出多条预言线.第十节指出了第四十节隐藏历史的开端,而这开端标志着第三位天使运动的开始以及十四万四千人的盖印.

这节经文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的异象中所指明的《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联系起来.这样的连接标志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这就是在第七号吹响之时敬虔之奥秘的完成,而这第七号就是伊斯兰的第三样祸灾.

这节经文把1989年标明为末时,并且借着与《利未记》二十六章“七次”的联系,纳入了威廉·米勒的根基真理以及1863年的叛逆.这节经文开启了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因此,它是随着1989年末时而来的知识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并开始对构成第四十节隐藏历史的外部事件作出预言性的描绘,而且通过它与“七次”的联系,也识别出1989年与主日法令之间这段历史中的内部事件.

数字十象征着考验,而这些经文与《以赛亚书》第七章异象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真理的理解.

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汛;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碎,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7:8-9.

如果你不相信“头”象征首都(撒玛利亚和大马士革)以及一位王(利汛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你就不能立稳.如果你不明白那三个可以互换的象征,在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语境中(这与第七章是同一异象),那么你就无法在第十一至第十五节中辨认出普京和俄罗斯是南方的王.

因此,看哪,主必使大河的洪水汹涌澎湃,临到他们,就是亚述王和他一切的荣耀;他必涨过一切河道,漫过一切堤岸;他必经过犹大,泛滥横流,直达颈项;他展开的翅膀必充满你这地的宽阔,以马内利啊.以赛亚书8:7-8.

第十节经文的主题是一个三阶段的考验过程,该过程始于末时,并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恩典期的结束.

他又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被封存并密封,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变得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中没有一个能明白,惟有智慧人能明白.”
但以理书12:9、10.

在“末时”,《但以理书》被“解封”,由“清净、洁白、熬炼”所代表的三步的考验过程开始了.“智慧人”能明白,“恶人”却不能明白.他们的不明白,正如他们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缺少油一样,导致他们灭亡.

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拒绝了知识,我也要拒绝你,使你不再为我担任祭司;既然你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要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4:6.

“我的百姓”这句话指的是立约的子民,而这些立约的子民将因“缺乏知识”而被弃绝并毁灭.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一个路标,在那里事物要么被遗忘,要么被纪念.“纪念安息日”在那时是现今真理.就在那里,推罗的娼妓被纪念;也在那里,神纪念启示录中巴比伦的罪.

我又听见另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她那里出来,免得你们有分于她的罪,也免得遭受她的灾殃.因为她的罪恶直达天上,神已经纪念她的不义.她怎样报应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报应她;要照她所行的,加倍地报应她.她所斟满的杯,要加倍地斟给她.启示录18:4-6.

正是在那里,那些孩子——也就是老底嘉时期复临信仰中预言所指的末后世代——被剪除.正是在那里,但以理称为“恶人”的那些人显明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律法,而他们所忘记的那一部分,是神有关预言的规条或律例.上下文清楚表明,他们缺少的是当《但以理书》被揭开时所加增的那种“知识”.但以理将“智慧人”与“恶人”对比,耶稣则将“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对比.阿摩司把同一类人称作“美貌的童女”,并指出他们无法找到由东方、北方和诸海所代表的预言信息.

看哪,日子将到,主耶和華说,我要使饥荒临到这地;不是饼的饥荒,也不是水的干渴,乃是听耶和華话语的饥荒.他们必从这海到那海漂流,又从北方直到东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華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人必因干渴发昏.那些指着撒玛利亚之罪起誓的,说:“但哪,你的神是活的”;又说:“别是巴的道路是活的”;他们也必跌倒,永不再起来.阿摩司书 8:11-14.

他们找不到的信息,反映在他们所寻找的方向上:他们“从这海到那海,从北方直到东方”游荡.阿摩司说,这些“美貌的处女”正处在“听见‘耶和華的话’的饥荒”之中,并且“到那日,他们必来往奔走,寻求耶和華的话,却寻不着.”那在1989年末时从《但以理书》中被开启的信息,作为对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以及第十节的应验,被概括在第十一章最后两节之中.

但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必扰乱他;因此他要大发烈怒出去毁灭,彻底除灭许多人.他必把他宫殿的帐幕支搭在两海之间的荣美圣山上;然而他终必灭亡,无人帮助他.但以理书 11:44-45.

缺少油的愚昧、正直与邪恶的童女,以及拒绝了知识和神的约与律法的东方、北方与海的信息,在主日法令之时被神纪念.第十至十五节呈现了三场战斗.我把这三场战斗分作三段历史,

但把它们合起来看,它们也是一条线,因为第十节开启了“末时”,因此启动了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

第十节与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相连,因此关系到复临运动的根基以及威廉·米勒的事工.三步骤中的第二步是一个视觉的考验,当第十一节的亮光与乌克兰战争开启时便开始了.第二个考验是视觉性的,代表着一个关于我们是否能在上帝预言话语的光照下辨识时事的考验.第三个考验是第十五节的帕尼乌姆之战,在那里西门·巴约拿的名字被改为彼得,从而标志着在第十六节的星期日法令使恩典期关闭之前,十四万四千人的盖印.

当我们考虑安条克大帝在由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五节所代表的三场战役中的出现时,我们也看见第九至第十六节所述的历史——圣经预言中的假先知的兴衰.

第一至第四节指出龙之势力的兴衰.第九、第十节分别指明1798年和1989年,并因此,第九至第十六节指出假先知的兴衰.第四十至四十五节代表兽的兴衰.第九、第十节也与第四十节的两个“末时”(1798年与1989年)相对应.

怀爱伦姐妹清楚地告诉我们,误解“末时”会使人在如何应用这些预言的问题上产生混乱.

“如今,在1897年,许多人正在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对包含在第一、第二与第三位天使信息中的考验性信息毫无经历.有人在查考圣经,想要找到证据,证明这些信息仍在将来.他们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汇集起来,却未能在预言的历史中给它们以恰当的位置.因此,这样的人在这些信息的定位上有误导众人的危险.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末时,或该在何时定位这些信息.上帝的日子正以悄然的脚步临近,而那些自以为聪明而伟大的人却夸夸其谈所谓的‘高等教育’,以为它起源于有限的人类.他们不认识基督再来的预兆,也不认识世界未了的征兆.”《讲道与谈话》第一卷,第290页.

第十节的主题是“末时”,而第十一章又指出了好几个“末时”.如果你在第十一章中“看不见也不明白”这些“末时”,你就不会知道该在何时“定位这些信息”.她说,“有人在查考圣经,”而且像所有先知一样,她的话是针对末后的日子.因此,在末后的日子里,她所指出的是一类不明白末时的人,所以他们也就是阿摩司所说的“美貌的处女”,她们仆倒,再也不能起来.

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大流士与居鲁士并肩而立,以标志1989年的末时.公元前246年,托勒密前往巴比伦,将北方王掳到埃及;这又如第七至第九节所示,预表1798年,那是“末时”.第十节是1989年的“末时”.

1798年是加在以色列北国身上、始于公元前723年的两千五百二十年离散时期的终点.一千二百六十年之后,即在538年,教皇权统治了一千二百六十年,直到1798年.1798年是一个“末时”,因为它是七次的结束,也是那一千二百六十年的结束,并且还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所说的一千二百九十年的结束.1798年是一个“末时”,因此538年也是一个“末时”.538年是一段一千二百六十年的终点,在那段时间里,异教势力践踏了神的圣所和祂的军旅;随后教皇势力又以同样的时长做了同样的事.

538年象征教皇权势的兴起,因此也预表在主日法令之下教皇权势将再次兴起.主日法令标示一个“末时”.因此,第十六节以及第一节、第七至第九节和第十节都标示“末时”.懂得何时定位这些信息的人应当明白这一真理.庞培攻取耶路撒冷时应验了第十六节.其后是尤利乌

斯·凯撒、奥古斯都·凯撒和提比略·凯撒。耶稣的降生是一个“末时”，并且发生在奥古斯都·凯撒在位期间。

那时，必有一位征税者在他的位上，在国度的荣耀中兴起；但不过几日，他就要被毁灭，不是因愤怒，也不是在争战中。但以理书 11:20

第二十二节为第十一章中“末时”的清单再添一项；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在位的提比里阿斯·凯撒也一样。

在他的位上必兴起一个卑鄙的人，人并不把国的尊荣给他；他却安然而来，用谄媚得国。必有如洪水的军兵从他面前被冲没而败坏；连立约的君也要如此。但以理书 11:21、22。

十字架位于基督来与许多人共同确认的那预言之周的中心。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周；在这周的中间，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因那可憎之物的蔓延，他必使那地荒凉，直到终了；所定的必倾倒在那荒凉者身上。但以理书 9:27

在这一周的中间，我们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第一段一千二百六十天恰在下一段一千二百六十天开始之处结束。这一周与针对北国的七次分散相一致，这些分散象征着异教主义和教皇主义对圣所与军旅的践踏。

那时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乎常献的祭和使人荒凉的过犯，并将圣所与军旅交付践踏的异象，要到几时呢？”但以理书 8:13

538 是一个“末时”，并且它与十字架相吻合，而十字架也同样是一个预言时期的结束。538 和十字架作为两个见证，表明一个预言的起点和终点都被标记为“末时”。

第21节和第22节、第20节、第16节、第10节、第7至第9节以及第1节都标明“末时”。第23节指出，马加比派的犹太人在公元前161年至前158年与异教罗马缔结同盟。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从他们最初的战役开始，直到他们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时的终结，预表美国的背道新教：其开端在1844年——那是一个时间预言的终点，因此是一个“末时”——其终点则为“星期日法令”，以公元70年为代表。

第23节把公元前167年的摩丁之战以及公元70年都界定为“结局的时候”，二者分别预表1844年和星期日法令。第23节、第21节和第22节、第20节、第16节、第10节、第7至第9节以及第1节，都标示了“结局的时候”。

第二十四节指出异教罗马三百六十年的霸权，因此把公元前31年的开始和公元330年的结束都归为“诸终结之时”。第二十七节和第二十九节界定了该时期的起点与终点，因此，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九节、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第二十节、第十六节、第十节、第七至第九节以及第一节，都标明“终结之时”。

第三十一节将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被设立之时确定为538年，而第三十六节与第四十节则把1798年界定为“末时”。第三十一节中的538年与第三十六、四十节中的1798年，以及第二十七、二十九节、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第二十节、第十六节、第十节、第七至第九节和第一节，都标示“末时”。

“末时”在四十一节之前被提到十三次;而四十一节就是星期日法令,也是另一个“末时”。四十五节亦是如此:当教皇到了尽头时,至终无人帮助他。“末时”在第十一章中一共出现十五次,第十节的主题是“末时”,它代表在十四万四千人受印时期被开启的真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